

长篇历史小说

大唐才女

鱼玄机

Passing under Heaven

「英」贾斯汀·希尔◎著
张喜华◎译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她是唐朝最知名、最传奇的女诗人；

她姿色倾国，天性聪颖，才思敏捷，

被誉为「才媛中之诗圣」；

她孤零一生，时运不济，命运多舛。



大唐才女

鱼玄机

DATANG CAINV YUXUANJI

「英」贾斯汀·希尔◎著
张喜华◎译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唐才女鱼玄机/(英)贾斯汀·希尔著;张喜华译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
2013.7

ISBN 978-7-5396-4638-1

I. ①大… II. ①贾… ②张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-英国-现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45609 号

引进图书合同登记号:1211901

PASSING UNDER HEAVEN

by

JUSTIN HILL

Copyright: © 2004 by JUSTIN HILL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TERCONTINENTAL LITERARY AGENCY LTD(ILA)
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

2013 ANHU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出 版 人: 朱寒冬

责任编辑: 曾 冰

封面绘图: 朱阜燕

装帧设计: 徐 睿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 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 销 部: 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(0551) 65859551

开本: 787×1092 1/16 印张: 17 字数: 300千字

版次: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26.00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故事是中西诗歌的

翻译出鱼玄机古朴

要保持希尔优美流畅

，还要有唐朝的历史

化的语言给翻译带

笔者多方考据历史

现希尔笔下的中国文化

玄机的诗歌是凝练的

故事是中西诗歌的

翻译出鱼玄机古朴凝练的

要保持希尔优美流畅

，还要有唐朝的历史

化的语言给翻译带

笔者多方考据历史

现希尔笔下的中国文化

机器的诗歌

凝练的语言，希尔的故事

歌的和谐共鸣。既要翻

古朴凝练的风格，又

目

录

第一章	公元 903 年 / 001
第二章	公元 850 年 / 004
第三章	公元 852 年 / 027
第四章	公元 903 年 / 053
第五章	公元 853 年 / 055
第六章	公元 856 年 / 074
第七章	公元 903 年 / 081
第八章	公元 858 年 / 083
第九章	公元 906 年 / 109
第十章	公元 860 年 / 112
第十一章	公元 907 年 / 136
第十二章	公元 862 年 / 142
第十三章	公元 907 年 / 155
第十四章	公元 863 年 / 157

第十五章	公元 907 年 / 168
第十六章	公元 863 年 / 170
第十七章	公元 907 年 / 188
第十八章	公元 866 年 / 190
第十九章	公元 907 年 / 204
第二十章	公元 869 年 / 206
第二十一章	公元 870 年 / 215
第二十二章	公元 907 年 / 241
第二十三章	公元 872 年 / 242
第二十四章	公元 873 年 / 257
第二十五章	公元 907 年 / 263
作者后记	/ 265
译后记	/ 267

第一章

公元203年



那一天,李大人卸了任,一个人躺在床上,感到无比轻松释然。左右自己一生的道德价值薄如朝露,转瞬即逝。好大一会儿,他恍惚感到身子从床垫上飘了起来,他双手紧抓着被单,如梦如幻,飘忽若仙。清醒之后,他深深地吸了几口长气,静下心来,放松一下神经,从嘴唇上抹去一把冷汗。“大哥大哥起——大哥大哥起……”屋外,黄莺一声接一声地鸣叫,似乎在催劝着他:大人,来日方长,可要振作啊!

不知过了多久,李大人才坐起身,这时已近半晌。他撩起裘皮锦被,抬腿迈过床边。炕火早已熄灭,炕砖却热乎乎的,空气中还弥漫着一股烟味儿。他挪到床边,趿上拖鞋,站起身,蹒跚着取来夜壶,放在书桌上,又把书稿往桌边推了推,以防失手弄湿了书稿。他宽衣解带,方便起来。小便有气无力地往外淅沥着,一股一股的。气味不对,颜色也不正常。解罢小便,一任睡袍落地,他慵懒地蹒跚着走到床边,从竹夹上取下蓝绸袍,忽然想起一首诗来:

恨寄朱弦上,含情意不任。

早知云雨会,未起蕙兰心。

他努力抛开诗句,系上腰带,卷了卷袍袖。伸手去拿梳子时,脑子里又冒出一句:

门前红叶地

他梳着梳着,期望把所有的思绪梳理清楚,把忧愁和烦恼梳理干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净。他把白发挽成一个髻，习惯地留下几绺儿垂在耳前。回头打量了几下，步出房门，准备好开始新的一天了。

不扫待知音

诗句又冒了出来。他咬咬牙，尽量不想这些烦心事。

仆人们已经吃罢，碗筷堆掣在门边，行装包裹已经打理成大包小包，箱子柜子在墙角堆着。李大人清了清嗓子，开口吩咐道：

“阿方，何时准备妥当？”

一个年轻小厮趿拉着草鞋，啪嗒啪嗒地穿过厅堂，应着声：“明天，最迟也要等到明天。”

“明天太晚了，”大人说道，“三天前就应该备好。”

阿方连声道歉：“小的明白，小的明白。”然而，不论大人怎样责骂，怎样恼火生气，他都无法改变事实。

“近几天传言要征兵，村里的人都躲开了。我只得花双倍的钱雇来这些人。”阿方解释道。

李大人看了一眼那几个外国人，鹰钩鼻，凹眼窝，深色皮肤。“不能保家卫国、抵御外患，还要军队干什么？”他寻思着。可现在，当兵的都是洋人，将领统帅也尽是蒙古人和哈萨克人，只有仆人依旧是汉人。

“那好吧，”李大人缓和了一下语气，“我们不能再等了。放下手中的活儿，看看我要的准备好没有。今天就要动身。我再也不想待在这儿了。”

阿方弯腰深鞠一躬，一溜烟地跑进院子，开始详细地吩咐起来。李大人出去四下里转悠，与老屋作别时，阿方早已捺不住性子，对手下嚷嚷起来。蓦地，他想去池边观鱼。鱼儿在冰下，透过冰层往外瞅着，摆着长长的尾巴正向人游过来。李大人上了年纪，眼不好使，他看到的是模糊的一片，还以为是树叶。

月光亭里的油漆早已斑驳，李大人来到阁中，努力追忆着逝去的朝华。然而他看到的只是破碎的窗户、满地的灰尘，还有墙上长长的裂纹。说来也怪，这些裂纹顺着墙慢慢蔓延，往上叉开。

李大人关上门，向厅堂走去。阿方嘴里冒着热气，两手笼在袖子里暖着，拉长着脸，正焦急地等待着。

“大人，您的轿子备好了。”他说道。

李大人走出大厅，来到台阶上。轿夫穿戴整齐，正在门外候着。严冬里，他们不停地搓着手，偶尔咳几下。轿子在院中停着，金色和红色绸缎做的轿帘褪了色，破烂不堪，有气无力地在晨风中垂吊着、拍打着。

李大人走下台阶。目光融入众人的视线里，仿佛自己就是人群里一个陌生的面孔，如同旁观者一样打量着自己：一个离职的官员，身穿蓝绸袍，足蹬红毡靴，行将离京，告老还乡。此刻，他不由得想起李家的祖坟来。年轻时他曾亲自为母亲出殡下葬。短暂的回忆，记忆犹新，如织锦如帛画，栩栩如生，历历在目。他停在轿子旁，等阿方撩起轿帘，弯腰低头步入轿中。轿夫长拍拍手，招呼轿夫各就各位，准备起轿。阿方翻身上马，看着轿夫抬起轿杠站了起来，轿子吱吱嘎嘎地响着，笨拙得像头骆驼。朱红大门慢慢推开，大队人马便驶入大街。

天街上车水马龙，人来人往，熙熙攘攘，热闹非凡。“让开，让开！”阿方在马上一边吆喝着，一边驾马在人群中开道。“让道，给李大人让道！”他不停地大声喊道。

街道上行人太多，他总觉得人群中有人拽着他的马尾巴。他只好催马往前冲，轿子趁空也紧跟着往前赶。

大队人马向南门行进，路过大雁塔。路左边的大雁塔传来阵阵钟声，寺里的和尚正在诵经，为苦海凡世祈祷以求得怜悯而得到自由和超脱。李大人听着，不时鄙夷不屑地哼一下鼻子。可是，当他们经过小僧寺时，李大人不由得撩起轿帘，回头看了一眼。年轻时，他曾在那儿研究过道教。当时，他们有一个旋转藏书室，一个巨大的圆筒中装满了书卷。现在在他眼前的是一片废墟，农夫正在断壁残垣间犁着地。犁过之处，翻起大块大块的冻土。号称“天下第一”的皇都京城竟颓败得如此之快，眼见得就要复垦为农田。他暗自点着头，低头默默地瞅着自己的手掌。谁会料到天下竟会垮得如此迅速？！

队伍继续往前行进。当小雁塔映入眼帘时，李大人放下轿帘，紧闭起轿门。小雁塔上刻有他的名字。他不愿意去想当时那个激动的年轻后生刻写名字时的情景。为了让他的名字流芳百世，是这个后生付钱让石匠刻下名字。然而，另一个人出现在他眼前。那天她也在场吗？

李大人想了好久才断定，她那天没去。是他的记忆把她带到那儿的。他依稀听得到她那爽朗的笑声，看得见她那双鼓掌的酥手玉腕，一头青丝云鬓在阳光下光彩照人，还有她开怀大笑时微露的皓齿丹唇。然而当时他和她还未曾相识。

“是的，未曾相识。”他自言自语道。

第二章

公元850年



在铁门关,铜壶滴漏在默默地诉说着时间的变化。新征兵丁刚下哨岗,就拥进几家酒店。店堂里一下子忙活起来。馒头、白菜,还有泡菜,都渐次端到桌上。几杯酒下肚,缕缕思乡情油然而生,勾起他们美好的回忆。上午,他们去了关帝庙,焚香许愿,祈求上苍保佑妻儿平安健康,土肥地壮,保佑没有苛捐杂税,远离贪官污吏。

唐太宗在一篇治国政论中这样写道:“山有尖,法有边。”对于蛮夷,他建议“互市,通婚,兼施教化”,以使臣服。人们至今仍然记得那几位和亲的汉族公主:她们命中注定要在契丹可汗、吐蕃赞普的毡帐中度过一生,不能享受汉唐舒适高雅的宫廷生活。

华氏——大帅的小妾,带着女儿希希,守在家里。她一边纺着线织着布,一边焦急地盼着大帅归来,寂寞无聊时,就哼那首《文成怨》给女儿听。她哼啊哼,一直哼到毛纺成线,线再织成布。

织布机上,穿梭吧嗒,来而又往,复而又返。

“好啦,总算织好了!”她松了一口气。她从织机上割下布来,捧在手上,仔细地端详着。

“爹啥时候回来?”烛光下,希希的脸冻得冰凉,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扑闪着。

“要等到皇上恩准他回来。”华氏放下手中的布匹,叹了一口气。

希希点点头,心里暗想,皇帝住在遥远的京城长安,得管百官,治理天下;得划疆定界,置关设卡;得遣兵调将,镇守四方。是他不让爹回来,是他惹娘伤心难过。

“爹去那儿干啥?”

“逮马。”

“为啥？”希希问道。

“军队打仗，保卫边疆，”华氏应声道，“他们要用马。”

那天夜里，希希躺在床上，华氏坐在旁边。新床单上绣着鸳鸯，鸳鸯是爱情忠贞的象征：它们终生厮守，不离不弃，如妻如夫。丝线绣鸳翅，蓝蓝的，如碧空，似烛焰。希希扭开脸，目光从蜡烛移到屋顶。褪色的红椽木，半隐半现；彩绘金龙，褪了色，模模糊糊的。看着看着，她不觉想起了爹，想起他那乱蓬蓬的山羊胡，想起被他高高举起逗乐的情形，想起他喂饺子的模样，想起他抱自己去睡觉的温馨。她想，要是爹回来，她就再也不让他离开，她会让他牢牢地待在家里。夏天来时，他们可以去南方老家，远离寒冷的草原。

华氏剪了剪灯芯，坐在床上，紧紧搂着女儿。

“你在想啥？”她问道。希希摇摇头，什么也没说。

“娘给你讲故事，听不听？”

希希点点头。

华氏开始讲起西域的奇谈逸事来。然而希希并没认真听，她的心里只想着自己的事儿。

“我想听爹老家的故事。”希希说。

华氏对大帅老家了解不多，只知道他家在京城以南吴山县。至于他的家世，她知道的就更少了：他父亲官拜地方监察，哥哥是地方行政官，一个姐姐，生第四个孩子时难产身亡。

“你爷爷很慈祥，”华氏给女儿讲着，“他会让你顿顿吃肉，天天穿绫罗绸缎，还能给你找个好人家。”

“爹的老家是啥样的？”希希追问道。

华氏想笑，可是又忍住了。

“好吧，我讲。”她开始大胆地想象起来：那儿有宽宽的大街、高高的城墙、庄严的城楼。城中心是大大的鼓楼，楼里的大鼓少说也得十个壮汉才能抬得起来。

希希听着，眼睛睁得大大的。不过，第二天玩耍时，她只记得西域大漠的奇闻怪事。爹老家的事她早已抛到九霄云外。

“西域大漠，浩瀚如海，吞江没河！”娘曾对她说过。希希想象着江河在沙漠中干涸的情景，一个个小水坑，混浊不堪，鱼儿蹦出来呼吸空气。烈日如火，一条条黄河巨龙化成一团团水汽。年年黄河泛滥，年年人口遭淹。娘说她小时候正好遇上闹洪灾，全家只好爬到树上逃难。外公要把猪拉上来，可是猪肥体重，拉不上来，他们只

好任它嗷嗷乱叫。黄水越涨越高,悲壮的嗷嗷声变成凄惨的咕噜声,渐渐地,咕噜声变成一串串水泡,水泡渐渐变稀,渐渐变少,直到最后,水泡完全消失了。他们亲眼目睹一条还拉着犁的水牛,向一棵树游去。数不尽的坛坛罐罐、锅碗瓢勺、车轮桶箱……打着旋,被冲走了。

那年,黄河改道,永远吞没了娘家的所有田产。娘因此卖身为妾,没能当上正房太太。希希心里很清楚这个故事。黄河龙王掠走了外公家的一切,无计生存,他们只好卖掉女儿。

春天里,阳光明媚。一天下午,娘晾席子时对她说道:“原先,你外公曾把娘许给他的好友之子,可是那人命短。没法子,我只好当了人家的小妾。”

希希知道长房正房有地位。丈夫死后,她们接管掌家,全家大小都得受她们管制。她们的名字可以入家谱。偏房就不同了:她们可以像牛马一样被随意买卖,甚至无权拥有自己生育的儿女。

“爹的长房太太会赶我走吗?”那天夜晚,希希悄悄地问她娘。

“不会的。”华氏答道。

“是吗?”

“是的。”华氏一边织着布,一边答道。

烛光映着墙壁,摇曳闪烁着。好大一阵子,两人谁都没说话。

“为啥?”

“因为你是个丫头。”华氏随口应道。

希希扭开脸,华氏这才意识到刚才说得过于刺耳。她伸手去逗希希,可希希并没有被逗乐。华氏只好抱起她,把她搂在怀里。

“乖希希,你不会像娘那样做人家的妾。”华氏亲了亲希希的头,“娘保证,一定给你找个好夫婿。”

“我不要夫婿,我不要夫婿。”希希撒着娇,惹得华氏笑出了声。

要睡了,华氏偎依着女儿,蜷着身体躺下。她吹灭了蜡烛——她那光彩依旧的脸,还有那对绣鸳鸯,连同整个房间,一下子都被吹到黑暗里,只有那闪着红光的灯芯在瞅着她娘俩。很快,灯芯也疲倦地闭上了眼。希希哆嗦着,向娘挤了又挤,贴了又贴。

要是大帅不回来怎么办?华氏辗转反侧,思前想后,怎么也睡不着。好男儿志在四方,每个男人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。古语虽是这么说的,可它从来没提到过女人。女人不过是衣帽鞋袜,任人试穿,任人抛弃。要是大帅回不来,她一定要给

丫头找个好人家，华氏心里盘算着，然后到南方，为自己再找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。

大帅才走了五个月，华氏耐不住要去打探消息。她来到都尉府。都尉夫人住在后院，都尉会客在前院。会客厅三面紧邻的是金瓦铺顶的厅堂，雕花格窗被漆成俗气的红色、黄色和蓝色。

都尉坐在大厅里，火盆里的炭火噼噼啪啪的，烧得正旺。他的小公子胖乎乎的，在他腿上爬着，吵着要吃东西。都尉吩咐给客人上座，挪火盆，让客人烤火暖身。他亲自斟上一杯茶，面带着微笑递过去。

“还没消息？”打趣寒暄过后，都尉问道。

“没有。”

“别着急。”

“我不急，”华氏答道，“大帅入秋以后还不回来，那就真的让人担心着急了。现在还早，我不着急。”

都尉笑道：“是啊，说也是，今儿他们兴许正往家赶呢。”

华氏想笑，可是都尉一个劲地安慰开导，反倒使她心神不安起来。她想起大漠黄河干枯的传说，似乎总令人感到不吉利。

“我打算去一趟白水瀑，”她对都尉说，“祈求大帅平安归来。”

都尉仰起脸，点点头。“我派个仆人跟你一块去……”他说道，可是华氏打断了他的话。

“我自个儿去，”她对他说，“我只需要一匹马。”

华氏回到家时希希睡得正香。她用毯子包好希希，抱起女儿就往边关的马厩走去。边屯的早晨寒气逼人。她们翻身上马，马儿打着响鼻儿，撒着欢，一路快跑，奔出了南门。平坦的大道，铺的是从采石场运来的厚石板，上面还开有沟槽。

希希梦见蛟龙腾空翻飞，仙女襟飘带舞。其中一个抱起她，向西飞去。这位出海女神半裸着上身，高绾青丝发髻。

“我带你去火焰山。”仙女对她说。希希想推开她，可是仙女紧紧抱住她，一下子就飞了起来。朵朵白云在身边翻腾盘旋，腾云驾雾飞翔的感觉就好像骑马一般。

短短的五里路是那么长，那么静，那么空。只觉得路两旁尽是山，可谓山连山，山套山，岭岭相连。淡紫色的天空下，层峦叠嶂，云雾弥漫，一片空蒙苍茫。不一会儿，她们就驶过左侧的一个驿站。这个驿站其实就是个茅草屋，旁边还有一个马厩，

比茅屋稍大一点儿，四周散发着马粪的臭气。

“我们去京城？”

“不，”华氏笑着道，“我们去寺院。”

“哪个寺？”

“白水寺。”

“为啥？”

华氏解释说，天上和人间一样，有皇帝、大臣和文武百官。“天上的官和地上的官一样贪婪。”她说道。

希希沉思着。“给神上供花不花钱？”她不解地问道。华氏没做声，笑了笑。

她们又往前走了一会儿，希希沉不住气，叫了声：“妈？”

“嗯？”

“还远不远？”

“不远了。”华氏答道。希希听了，伸头向长满松柏的森林深处凝望。

白水寺在迪宜镇以北几里处的一个狭窄的峡谷里。华氏老远就看见街道上空尘雾弥漫。可以想象，街上是多么繁华热闹！她想，要是自己没被卖掉，从来没见过大帅，那该多好啊！女人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老古语总是那么高明，可是，如果鸡被宰杀，下锅熬汤了，怎么办？

她们岔开大路，沿着溪边小道继续往前行。左手边是长满青苔的山崖，山路随小溪蜿蜒，小溪随山势曲折。溪水一路逶迤蛇行，流入林间。没多久，她们前面就没了路，所经之处只留下两行马蹄印儿，说明有人已经走过。越往前走，空气越阴冷，水声越大，林子越密。一棵棵松柏，在希希眼里，就像父亲那样，伟岸、高大、挺拔。

绕过一个角落，她们看到了茅草修葺的寺顶，白水寺就蜷缩在高崖下。一条白练倾泻而下，跌入崖下的黑潭。华氏下了马，把马拴在石桩上。希希离水潭远远站着。寂静的山林里，瀑布飞溅着，呜咽着，忧郁而伤感。

“小心点儿。”华氏提醒希希。可是她刚转过身，希希就跑了过去，看那瀑布潭水。到了水边，她停了下来。只见飞瀑激起的白沫浮在水面，反衬着黑黑的潭水和灰色的石头。水雾飞溅在希希脸上，冰冷冰冷的。

“过——来——”华氏一边喊，一边拽回希希。可是，当华氏走进寺里时，希希又跑了过去。这时，她想起黄河龙王偷走外公家肥猪的事，她想，如果往前再靠近一点儿，河水是否也能抓住她。“告诉黄河老龙王，”希希对着泛着白沫的潭水大喊，“是他害得娘当了人家的偏房小妾！”

寺院的门廊上绘着各种精灵魔怪,其中一个长着牛头,一只拳头攥着一个尖叫哭喊的男人,另一只手握着一柄长戟。希希瞅了瞅,怯怯地喊了声:“妈?”可是黑咕隆咚的屋子一下子就吞噬了她那微弱的声音。

“妈?”

希希看了看蓝皮肤怪物,吓得要哭。

“妈?”她又叫了声,害怕得眼泪都流了出来。她想象着,要是爹在该多好啊!他会带她进去的。“过来,”他挥着大手,似乎在说,“咱们去找妈妈。”

希希怯怯地一步一步往前挪,眼睛瞅着蓝皮肤怪物。“妈?”颤抖的声音在走廊里回荡,眼睛一时还无法适应庙里的黑暗。

华氏正双膝跪在墙角,摇曳的烛光下,佛殿的金尊闪着微光。“妈!”希希喊着跑了过去。华氏磕着头,没理她。“妈!”希希又喊了一声,华氏还是没应声:她正对着弥勒佛祈祷。希希看了看香炉里的香互相支撑着,缕缕青烟散发着檀木香味。等了一会儿,希希耐不住了,就用手摸香,碰倒一根,又去摸另一根。嘴里胡乱地哼哼着。

“妈——”她拉长了声音,抓着华氏的衣袖,缠着她。

“妈——妈——”

“嘘——”华氏嘘着不让希希吱声,随手拿了一炷香,放在烛焰上帮她引着,递到希希面前。

“把它吹灭。”华氏吩咐道,可是,希希不想吹,她只好自己吹灭了香火。

“三鞠躬。”华氏又吩咐道,可希希就是不肯。

“我不喜欢他。”希希指着菩萨,说道。

“把香插到香炉里。”华氏硬逼着希希——她分明是被激怒了。然而,还没等华氏抬起手,希希就把香往地上一扔,哭了起来。华氏拍打希希屁股时,菩萨的神情依然如故,笑嘻嘻的,毫无怜悯之心。巴掌拍打在厚厚的棉裤上,声音不大,不过,希希已跌坐在地上,号啕大哭。

“起来。”华氏吼道,可希希赖着就是不肯。

“再不起来,我就走了。”华氏威吓着。希希依旧在哭,弥勒佛依旧腆着大肚子,肥大的法袍飘在肚皮上,满脸堆笑,乐呵呵地瞅着可怜不幸的娘俩。

“我真走了。”华氏回过头来喊道。希希止住哭,唏嘘着鼻子。“神仙不喜欢人哭。”华氏站在门口大声喊道。希希又吸了一会儿鼻子,小手揉着眼睛,心里多么希望爹能过来拉她一把!“过来,好乖乖,咱们去找妈妈。”她心里想着,这些话好像有魔力似的,虽然她不想看到娘,可还是不自觉地冒出来。“来吧,咱们去牵马。”她紧

闭双眼使劲地想，可爹的音容笑貌还是没出现。她极力想看清爹的脸，可无论怎样，也想象不出爹的模样。只有那西域大漠、浩瀚的沙海，还有干枯的河床，在脑海里挥之不去。

华氏把马牵回马厩时，都尉也在那儿，他刚刚骑过马，对马夫说着什么。一个马夫正在清洗马腿上的泥巴，汗淋淋的马背冒着丝丝热气。

华氏抱下女儿。都尉接过缰绳。“这马怎么样？”都尉一边拍着马脖子一边问道。

“很好。”

都尉又拍了下马脖子，理了理马鬃。

“秋夜漫长又清冷啊！”

“是啊，人都这么说。”华氏应着声。

都尉撩了撩她的袖子，她警觉地看了他一眼，便匆匆赶回家。

华氏把希希搂到胸前。蜡烛吹灭，良久，希希问道：“爹啥时回家呀？”

“也许明天吧。”华氏答道。可是明天过去还是明天，一个个明天和今天、昨天一样没指望。

也许明天。希希盼了一天又一天。也许明天，也许永远都不会，她心里反复念叨着，直到这几个字断断续续，没了意义。

九月的山坡层林尽染，霜叶似火，红得就连凉飕飕的晨雾也无法扑灭。边塞的小镇上，狭窄的小巷里，片片秋叶纷纷飘落，一层层堆积在豆秸柴垛和散落在地的干羊屎蛋上。

希希玩着树叶，她捡啊捡，捡了一满怀，又丢在地上。她没上大路。她记得，妈妈曾说，大道很长很宽，一直通向迪宜镇，然后再到京城。条条大路通长安，希希想，就像人死后都要上天堂一样。

“京城有多远？”一天吃过晚饭后，希希问妈妈。

“半个月吧。”华氏猜着。

“走去？”

“不是，”华氏笑着说，“坐船。步行至少也得一个月。”

“咱们能去那儿吗？”

“不行。”华氏说。希希伸伸腿，看了看脚上那双破棉鞋，上面还绣着一对小

虎头。

“咱们一个人也不认识。”华氏对希希说，“想想看，京城那么大，咱们进去会迷路的！”

希希心里想象着京城的样子：有五个铁门关那么大，就像爹的家乡那样，只是大得多，气派得多。里面有钟楼、鼓楼、寺院、宝塔，还有宫殿。皇帝就住在宫殿里。他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。六宫嫔妃粉黛，个个年轻貌美，就像妈妈一样。要是自己去了那儿，说不定也会当上正宫娘娘，而不仅仅是一个嫔妃。她又想象自己是个公主，天天吃龙餐凤宴，住玲珑楼阁，还有十几个宫女为她奏乐歌舞。

第二天，乌云从北方草原飘向南方，带来漫长的凄风冷雨天气。希希站在门口，瞅着屋檐水珠滴滴答答，想着白水龙王，翻云覆雨，电闪雷鸣，正向东海吐水。

“妈。”过了好久好久，希希忽然喊了一声。

“嗯？”

“真没意思！”

华氏从床单下抽出一本书法入门。“那就练习写字。”华氏说道。

希希长叹一声，伸手去拿毛笔。

笔杆磨得很旧，笔尖分叉。她蘸着水写字，盼能写出一手像样的书法来。

“妈。”过了一会儿，希希叫了一声。“仔细点儿，看清楚。”华氏比画着。希希捺了捺笔，开始在石阶上蘸水写字。可是，还没等下一笔写完，前面的笔画就早已干了。

“看看它们画得多好，”华氏指着泥地上鸟儿留下的爪印儿，“那是因为你没练习。”

希希又蹲下身子，坐在脚跟儿上，两眼瞅着。她不知道她的字怎么会那么丑。

冬天到了，就像饥肠辘辘的强盗卷土重来，凶神恶煞，冷酷无情。每天早晨，希希依旧要读书习字。有时候，她也会碰到拦路虎。于是，华氏便会把书拿到面前，细眯着眼睛，瞅上老半天，不过，通常这字她也不会。

“去问问别人吧。”她只好这样说。于是，希希就跑出去，到巷子里找识字的人。有时她也会忘记自己的正事儿，整个边镇四处游荡。大冷天看着鸟儿飞下来啄食剩饭粒什么的，然后，忽然跑过去，吓得鸟儿四处飞散，她便开心地笑起来。

一天，她一边想着刚认识的字儿，一边往回走。忽然，她看见一个胖妇女，斜靠在扁担上，啃着凉馒头。胖妇人名叫老发太，昨晚一夜没睡，忙着给都尉女人接生。她嘴里嚼着大肥肉，嘴角上仿佛还散发着一股血腥味儿。她看着希希，向她走来。

都尉媳妇叫嚷着，诅天咒地。她是城里的大家闺秀，生孩子这事儿她不懂怎样使劲。老发太的屯子里，女人都是蹲在地上生孩子，像牛马一样。她们只有难产时才叫老发太。她会站在她们上方，看着小东西在一地血泊中生出来——临盆阵痛时产妇扯着嗓子的那种叫喊声，活像猪嗷羊叫。一会儿工夫，血淌得可以用桶盛。眼看着血往外流，她们却束手无策，无计可施。农家媳妇生孩子是苦差事儿，老发太心里想，但是老天爷算得很准，命里该死，你逃也逃不掉；命里不该死，就是阴差把你抓了去，阎王爷也会把魂给你送回来。人的命天来定，生死簿上人人都有一笔明细账。

“小家伙很像他父亲，将来一定能当上兵。”都尉媳妇曾这样对她说。老发太听了，哼了一声，心想，干吗要生那么多当兵的！当兵的越多，造的孽就越多。接着她想到她的报酬——一千个铜钱，整整两吊儿！她开心地笑了。人命天定，生死由命。唉！

老发太瞅着手里拿书的希希，又啃了一口凉馒头。

“丫头。”胖女人喊了一声，希希停住脚。

“你爹是谁？”

希希往北指了指：“大帅。”

“他在哪儿？”

“大草原。”

“你娘呢？”老发太又问。

希希指了指胡同。

“在家吗？”她问着，随手把啃剩的馒头塞进口袋里。

“不在，”希希摇摇头，“她不在。”

老发太打量着希希，咧着嘴满意地笑着，抚弄着希希的头。“丫头挺招人喜爱的。”希希咬了咬嘴唇，转过身扭开脸，紧紧地攥着书，弄不清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

都尉又喜得贵子的消息传遍了整个边镇。希希则在家举办“喜宴”来祝贺。她拉出桌子，又爬到床上，找出娘的碎布包，抽出一块碎绸布条，铺在桌上当桌布，然后为“客人”斟酒上菜。她找来酱油瓶当都尉，辣椒当都尉夫人，她娘则是个醋瓶子。她又抓了一把麦粒儿，放在桌上，然后挨着个儿分麦粒儿，都尉夫人因为生了儿子，就多分了一份儿。

华氏对这顿“喜宴”则没有心情。她挎着篮子刚从外面回来，篮子里放着一棵大白菜，死头残脑的。她肩上、头发上都落满了雪花，一进门就责骂起希希来：“别胡来乱搞。”



希希只好把麦粒儿捧起来放好，跑到门口，瞅着鹅毛般的大雪漫天飞舞，轻悄地飘落在地上，想着山谷这时也该被大雪封住了，静无声息，万籁俱寂。

“进来！”她娘气生生地喊道，希希多么希望，娘关门添炭时自己能跑出去看雪花飘落。

希希练着毛笔字儿，磨磨蹭蹭，极不情愿，心里老想着能出去玩。雪悄悄地下着，而她还得硬着头皮写字，难看得要死。趁娘转到墙角屏风后面方便时，希希迫不及待地跑向窗户，用手指捅破窗棂纸，贴着眼睛往外看。只要娘不注意，她就跑过去透过小洞往外瞅着。半天工夫，雪越来越厚，她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。“妈！”她喊道，透过小洞往外瞅，心里想出几个字儿，“快来看啊！”

“去看看雪有多深了。”华氏说了一声，不想让她再胡闹。

希希抬头看看麦粒儿，跑向门口，来到门臼旁。“到膝盖高了。”她喊着，扬扬得意，觉得自己很中用，然后又蹦蹦跳跳地回到床边。

“咋不出去玩？”华氏问道。

“出去？”希希不敢相信。

“嗯。”华氏点点头。

希希跑了出去，雪地上留下一圈圈脚印儿，脚印儿跟着她，穿过忧愁和阴郁，发出开心爽朗的欢笑。她笑着奔出胡同，跑向校兵场，脚印儿总是跟着她，不管她跑得多么快。这时，从兵营里传来一阵笛声。希希站在雪地里，张着小嘴儿，用舌头去接着飘落的雪花。冰天雪地里，那笛声哀怨凄婉，声声入耳。

回到家里，希希便开始给她娘讲起外面的大雪，可是华氏却出人意料地说：“娘累了。”

希希一边用干毛笔随手画着，一边嘴里哼着，也——许——明——天。华氏也不理她，自己在火上热了一壶酒，瞅着雪花在窗纸前飘落。那暗影，就像风吹花瓣儿一样。也——许——明——天。华氏干了一杯，又倒了一杯。也——许——明——天。半壶酒下肚，华氏再也忍不住了。“闭嘴！”她气冲冲地厉声吼道。希希不敢做声了，坐下来，抠弄着手指头。也——许——明——天，希希嘴里嘀咕着，不一会儿，她哭了起来。没办法，华氏只好把她抱起来。

“是娘不好，”华氏安慰着，“是娘不好，娘对不起你。”

最后希希终于不哭了，她唏嘘着，揉着眼睛。

“我出去再玩一会儿，好不好？”

“好吧，”华氏应允，“别太久了。”